再版郎世寧畫第三集及第四集每集定價四元
一法老筆紛披尤稱奇蹟用珂羅版精印每册定價一元二角
四角
一郵費每期大洋一分

故宮旬刊

西園題跋卷之一

羅浮張　萱孟奇甫著

題朱考亭眞蹟

昔人謂朱考亭學曹瞞書、楊用修謂瞞書傳世絕少、惟賀捷表刻本、元時尚有之、余未及見、瞞書何似、第見考亭眞蹟頗多、往往有逼元常者、豈元常亦嘗學瞞耶、往遊新都、有以考亭大學中庸注稿眞蹟示余者、卽草草而點竄不過數字、及居京邸、又嘗見考亭眞蹟易繫本義稿本數幅、皆烏絲欄、大小字、分經注書、及司馬涑水眞蹟通鑑稿本、亦終篇不甚點竄、其端愼類如此、余故非能書者、然自少壯時、每屬詞申楮、未嘗起草、卽連篇累牘、燕乙亦稀、年來數行牢札、往往易紙、仰追二公、固慙端愼、亦耄已及之、由於生平弛懈、不能如王紹宗水墨積習之過也、後之稱書者、可不勉旃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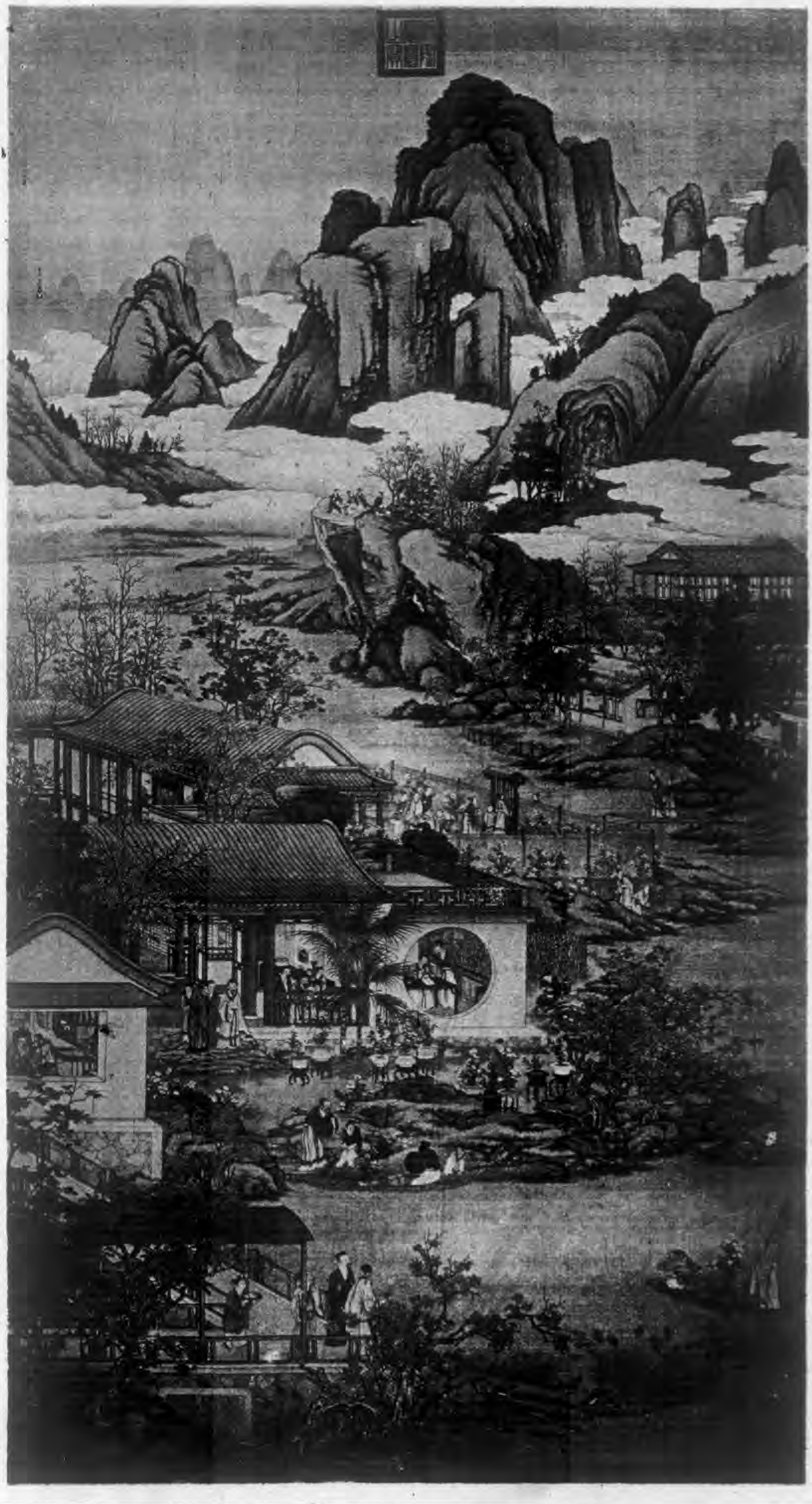
題張卽之眞蹟

安國世稱于湖先生、樗寮、温夫別號也、安國初師顏魯公、然聲價不及温夫、蓋温夫年八十餘、至咸淳間猶存、安國二十八卽棄世、書家不可無年、如此、余按安國登第、甫弱冠、時以師友淵源策試士、同人秦塤曹冠輩、皆力攻程氏之學、主者遂首塤而安國次之、塤、檜孫也、高宗讀塤策皆檜語、故更以安國爲第一人唱第時、有貴人曹泳揖安國於殿庭請婚焉、安國不爲禮、時論偉之、第安國故爲湯思退所取士、數得峻擢、時知平江府張浚、力主復讐、嘗疏薦安國、思退紹述檜議、滋不悅、安國浮沈於二人之門、爲世所訾、其書之聲價、豈以人減耶、温夫書亦出安國、更以刻急自喜、故虞道園極口詆之、然温夫旣引年、時有制置使余晦者入蜀、以讒劾閬州守王惟忠、坐棄市、惟忠臨刑曰、吾死當上訴于天、七揮刃、不殊、血逆流、温夫傷之、從閒居移書淮東制置使賈似道、恤其遺孤、又令從孫士倩、娶其孤女、史言温夫以書掩其名、余謂温夫蓋以行掩其書者也、今錢塘南屏山寺、有宗鏡堂額、字二尺許、雄偉飛動、米家父子、嘗亦低頭、行書妙法蓮華經、今藏閣師蛟門沈公家、余獲寓目、凡七卷、劍拔弩張之勢、溢於毫楮、而肉不裹骨、鋒芒刺人、則誠有之、蓋書、心畫也、昔賢謂書宜人品高、嗟嗟、二公聲價、豈在書、亦豈在年哉、

題米元章詩卷

用修之稱元章詩、猶其稱伯高詩也、第伯高四詩、不惟清逸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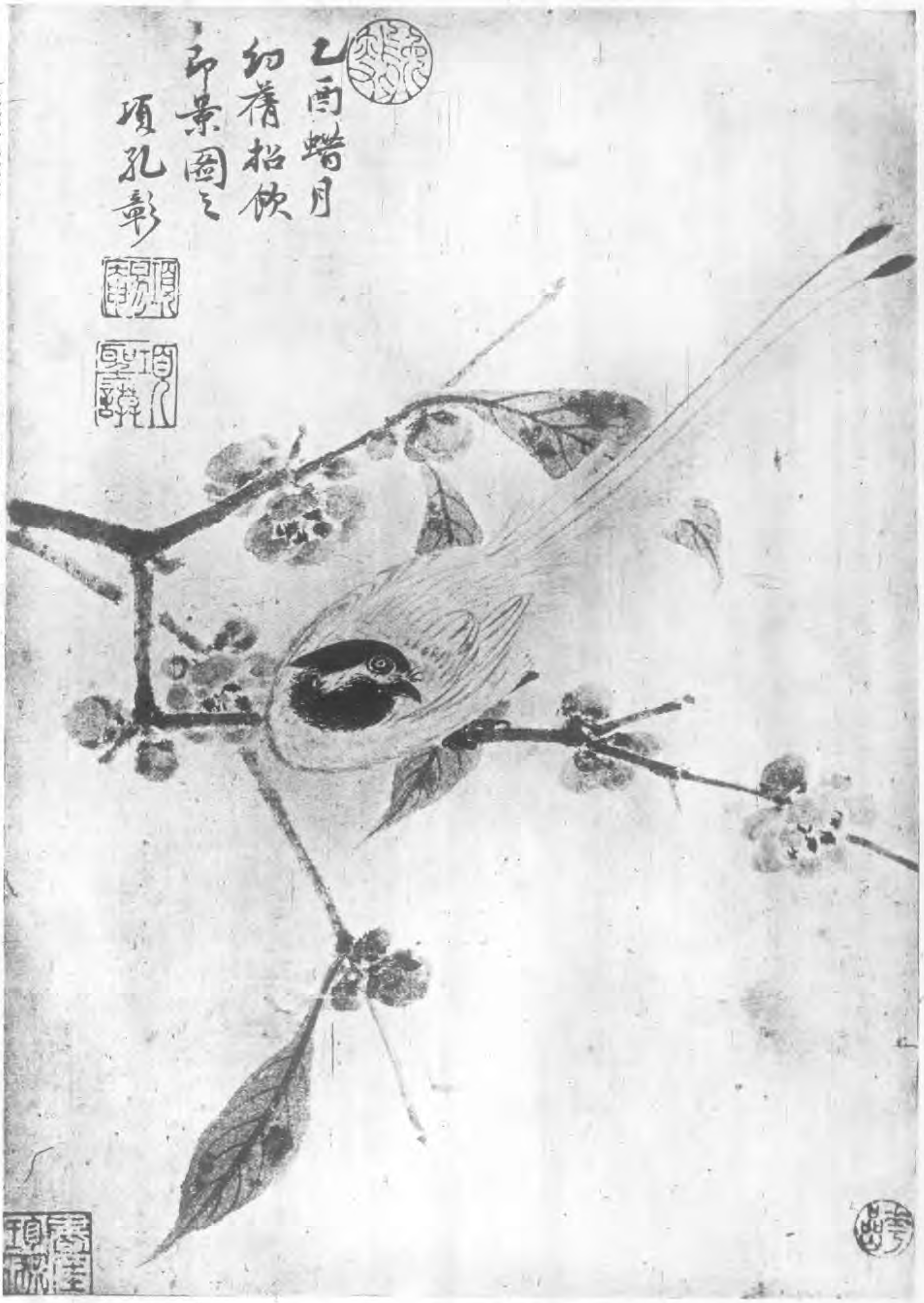
（接第二版）



清畫院畫十二月令圖之九月景

說明見本刊第一期、

明項聖謨寫生冊之十三


乙酉蜡月
幼蕎招飲
即景圖之
項孔彰

說明見本刊第一期、本幅設色、項聖謨自題曰、乙酉蜡月、幼蕎招飲、即景圖之、項孔彰、鈐印三、「項易庵」、「項聖謨」、「兔烏叟」、項聖謨小傳、詳見本刊第一期、

且有風人之致、元章二詩、止垂虹亭一絕、差可諷詠、若望海樓及詠潮二章、多不成語、知元章者、亦以其書足矣、何必以詩乎、

題米芾真跡

范至能謂元章書、自沈傳師來、晚年乃入大令之室、余謂元章蓋骨蛻温飛卿博州學記、而以會稽父子潤色之耳、故其行書、宛然有晉人興致、溢於筆墨之外、而欹側處、自是風子憨態、昔人評書、元章如天馬脫銜、追風逐電、雖不可範以馳驅、要自不妨痛快、眞知言也、元章嘗評唐人書、草法不入晉格、終爲下品、豈亦自道耶、噫、麝煤鼠尾、薰染窮年、而所就若此、有志臨池者、可不勉旃、

本院新出版物廣告

故宮週刊合訂本第二十一冊定價四元

元趙孟頫書黃庭經出版廣告

明宣宗書畫合璧出版廣告

總發行所北平

贈藥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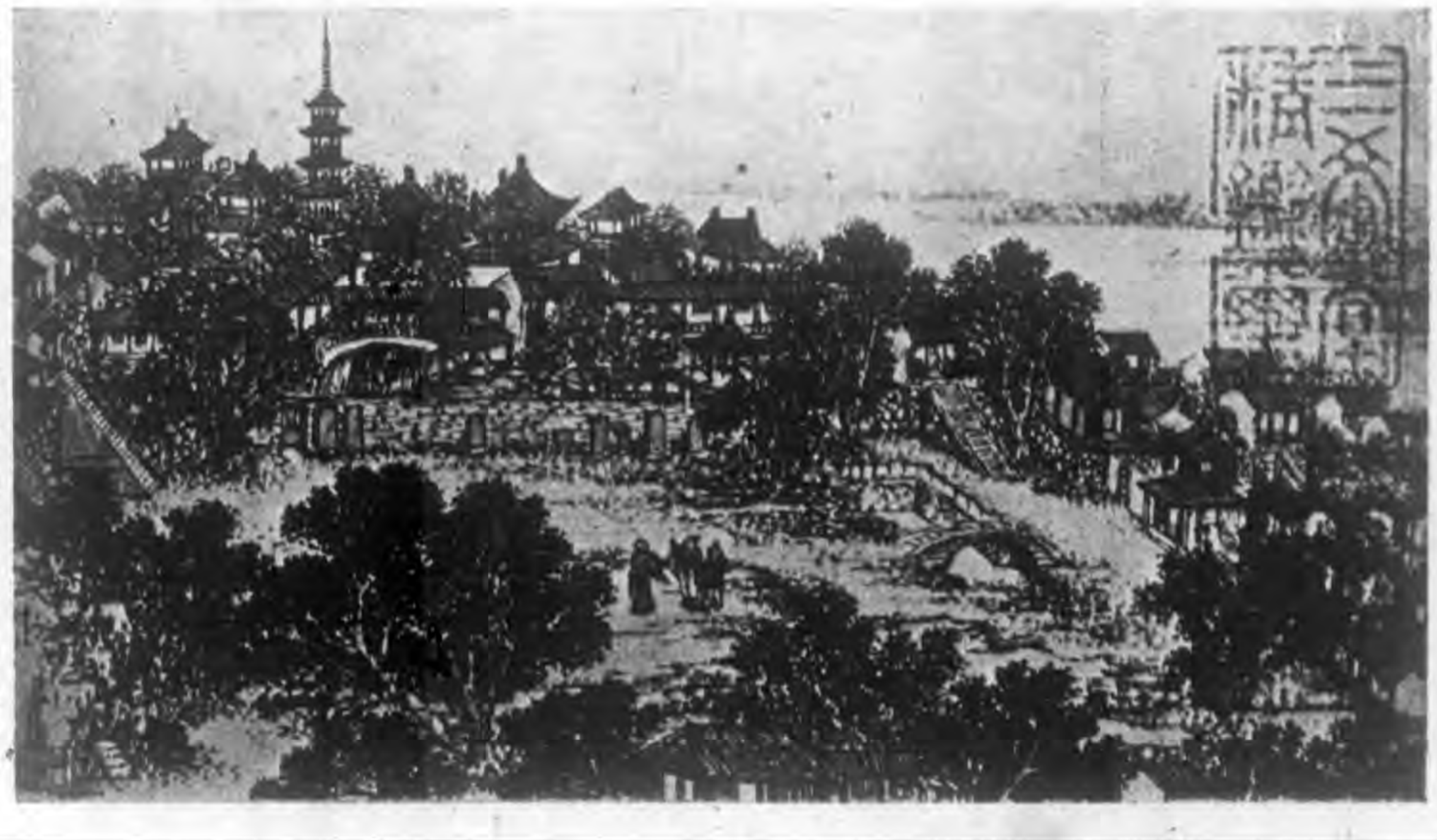
清長洲吳　綺撰

訂期

知君鴛幸豪門、弟又添一段新愁矣、此行相逢知己、柳堤花畔、金谷玉樓、怎能去去便回、可怜抛的影冷清清、香殘花燼、撇的人愁脉脉、雁斷鴻稀、何以爲情耶、從今免不得設一定局矣、三六九是君文會、四七十是用功心苦之餘、惟有么五最閒、即以相期可也、計除二十四日、其餘六日、任君醉眠芳草、不可悞事、此規一立、欽此欽遵、外求凰事、弟本心相勸、况天生此一副美貌奇才、若不配以風月佳人、誠爲可惜、願君思之、莫待後日思弟語也、前已說過、千萬不敢往春郊遊戲、如何昨日又在山前、罰令之說、如何設處、速之速之、弟學做一二首詩詞、久欲求教、恐仁兄笑壞、不敢漫呈、昨以梅稿探兄、一味謬贊、不肯提指、豈愛我之言哉、待兄亦不過貪兄高才耳、坐視暗笑若此、不敢時來獻醜矣、

清金廷標畫吳下故蹟詩意冊之十二

（虎邱閣）



說明及金廷標小傳、並見本刊第四期、本幅清高宗御題詩曰、版竅云當日顧時、紙承寺景攬無遺、試爲乃信無其事、紀載荒唐率若斯、右虎邱閣、御製雜詠吳下故蹟十二首、臣于敏中敬書、鈐印二、「臣敏中」、「敬事」、

戒踏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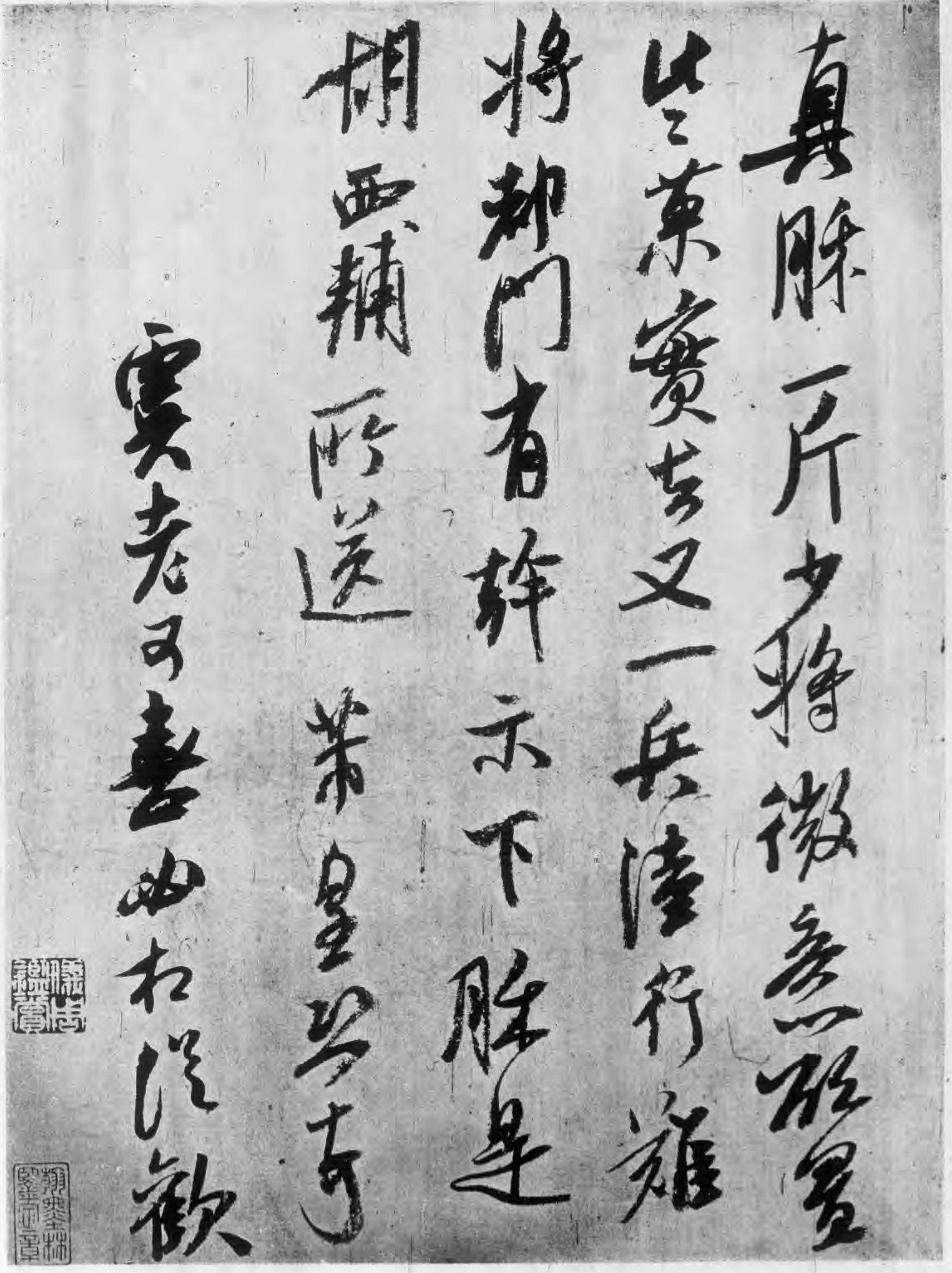
所云罰令、欺弟不知、竟欲捉弄我耶、如此却不自罰、有何便宜、弟尚有主意、未便相許也、花神償命、豈無爲而然、因其故縱妍華、垂妖吐粉、勾引郎心、日尋春陌、累我時常水米不沾、顏色俱悴、畢竟要死、

（接第三版）

元二角　四版宋四家墨寶定價一元二角
（陸治各幅尤見精采每集定價二元
目石印每冊定價一元二角
上海廣東路棋盤街墨緣堂

宋米芾眞賕帖

（宋十二名家法書第七）



眞賕一斤少將微意欲置
些草實去又一兵陸行難
將部門有斡示下賕是
胡西輔所送芾皇恐頓
首戚老可喜必相從歟

石渠寶笈續編云、第七、籤標宋米禮部芾書、縱九寸一分、橫六寸六分、行書、文曰、眞賕一斤、少將微意、欲置些草實去、又一兵陸行難將、部門有斡示下、賕是胡西輔所送、芾皇恐頓、戚老可喜、必相從歟、　案、是蹟見書畫彙考、米芾、初名黻、字元章、號海岳外史、又號襄陽漫士、鬻熊後人、火正後人、溪堂、鹿門居士、淮陽外史、世居太原、後徙襄陽定居潤州、是以一作吳人、官書畫學博士、禮部員外郎、知淮陽軍、卒年五十七、所著詩文凡百卷、號山林集、

這相思病裏、哥若可惜花神、則莫踏春郊可也、明日尙欲少完俗事、不能早來、諒之、

密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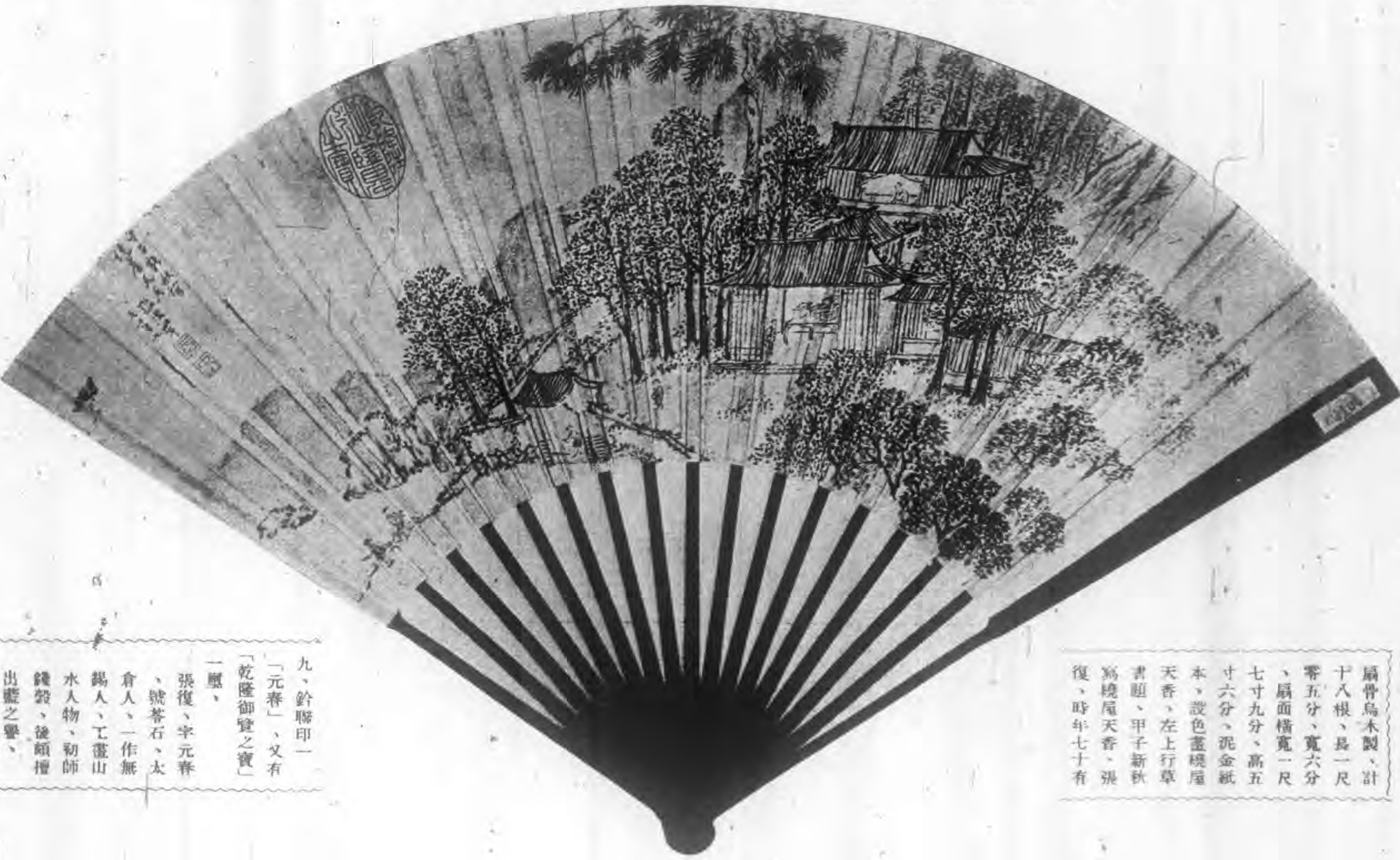
同心方勝、何事前日故意講道學以嚇我耶、弟久矣爲兄病懨、心虛膽怯、倘被訝死、兄何忍乎、從今幽期不遠矣、須防弟來報復者、愼之愼之、來夕設一小酌相邀、兄可假醉留榻、弟密遣諸奴、幷計誘旁撓人、潛赴仙郎成事、大約在宵分子刻也、前領教密室已定、曲而多門、特爲玉人樂地、勿令虛度可耳、幽懷百種、總俟良時、愛弟瀟頓首巫山玉人子齊仙郎、

宣鑪小誌

論新舊（續）

舊鑪自成器後、火鍊得法、收藏得法、或傳之一家、世知寶愛、或轉售識者、益以火功、則愈年久、愈完美、此先天不敝、最上乘器也、夫夏鼎商彝、秦璜漢璧、晉帖宋窰、及古琴硯異物、自昔珍重、而兵荒水火、銷亡殆盡、區區一爐、詎能永寶無患、則垢翳者使復淨、暈晦者使復瑩、微瑕纖點、黑結紅斑、一經能手、精采煥發、雖屬後天補救、仍不失爲舊物、正不得褻視之也、然而舊鑪之中、亦美惡互見、如款合而質病、色佳而款劣、與款色俱佳、而殘缺太甚、均不堪把玩、今人得一舊鑪、不問妍醜、卽自謂眞賞、何異古畫黑裂、（接第四版）

明張復畫繞屋天香摺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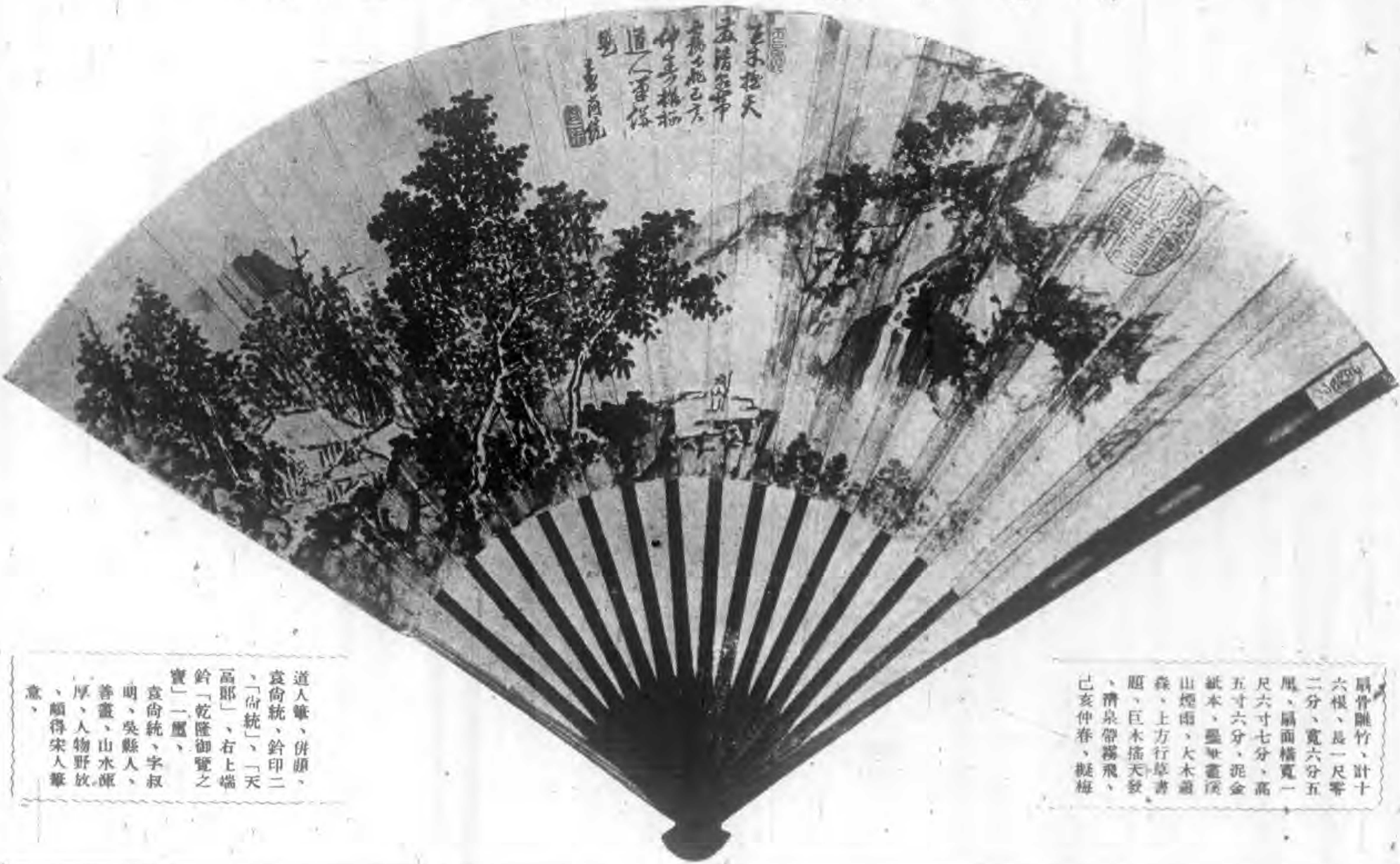


扇骨烏木製、計十八根、長一尺零五分、寬六分、扇面橫寬一尺七寸九分、高五寸六分、泥金紙本、設色畫繞屋天香、左上行草書題、甲子新秋寫繞屋天香、張復、時年七十有九、鈐聯印一「元春」、又有「乾隆御覽之寶」一璽、

張復、字元春、號苓石、太倉人、一作無錫人、工畫山水人物、初師錢穀、後頗擅出藍之譽、

筆跡莫辨、猶懸秘閣、古玉燈鑠、與石無殊、猶誇佩飾、娛目費心之謂何、否則磨洗一空、用藥重燒、詎思復舊、尤戛戛其難矣、大抵鑪質取舊、色亦忌新、舊鑪佳者、不必定目爲宜鑄、如果款色兼美、裏有結綠、或瑩淨、或斑駁、皆屬妙品、見火自有殊光、拘拘執一節以言鑪、未免貽譏膠柱、且鑄造非經目覩、訛傳任人言、彼又安知眞者非僞、舊者非新、夫亦於美惡之間、辨之而已矣、沈子與余往來最密、嘗見所取鑪、半皆塵垢蒙翳、偶遇舊款、卽微有損痕、必審視再三、然後釋手、詢其故、則曰、時款雖美弗尚、舊鑄雖多蕪雜、得一佳者、實可寶玩、今謂斯論、益信所言非虛、余齒長沈子三十餘歲、所蓄舊鑪三四、如黑琴鑪、覆祥雲、乳鑪、天鷄之類、頗自愜意、惜先後爲友人攫去、今老矣、欲借鑪香、借盌茗自娛、而如我意者、百不獲一、懷舊物以興思、覽斯文而致慨、沈子其許我爲知音乎、

明袁尚統仿梅道人畫扇



扇骨雕竹、計十六根、長一尺零二分、寬六分五厘、扇面橫寬一尺六寸七分、高五寸六分、泥金紙本、墨筆畫溪山煙雨、大木叢森、上方行草書題、巨木搖天發、清泉帶霧飛、己亥仲春、擬梅道人筆、併題、袁尚統、鈐印二、「尚統」、「天高郎」、右上端鈐「乾隆御覽之寶」一璽、

袁尚統、字叔明、吳縣人、善畫、山水渾厚、人物野放、頗得宋人筆意、

故宮週刊總索引出版廣告
元鮮于樞行草真蹟出版廣告
清丁觀鵬畫唐明皇擊毬圖出版廣告
本刊每期一大張定價